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一一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動手 員外留客率眾交鋒

且說玉仙來在苗家鎮借宿。出來兩位老者，全是鴨尾巾，一個是古銅色大髻，一個是寶藍大髻，都有六□多歲，出得門來上一打打量玉仙，說：「相公要在我們這裡借宿，有的是房屋，請進來罷。」玉仙說：「今日天氣已晚，在二位老人家這裡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，必有重謝。」老者道：「行路之人，趕不上站道乃是常理，何必言謝。」玉仙見面時，先打一恭，這又施了一禮，說：「二位老爺貴姓？」回答說：「小老兒叫苗天雨。」那個老者說：「小老兒姓王，叫王忠。」玉仙進了大門，往西一拐，四扇屏風，一排南房，沒進垂花門，南房就是書房，把玉仙讓將進去。玉仙見此光景，雖是山谷之人，屋中排列些古董玩器，倒也幽雅清靜。讓坐獻茶，苗員外問：「這位相公貴姓？」玉仙說：「小可複姓東方，單名一個玉字。」苗員外問道：「聽相公講話，不像此地人氏。」玉仙說：「我乃南陽府人氏。」苗員外說：「相公意欲何往？」玉仙說：「投奔汝寧府。」苗員外一笑，說：「看尊公這般人物，怎麼從山上下來？莫不是與王寨主同伙不成？」玉仙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乃安善良民，被他們擄我上山，我執意不從，偷跑下來。行至此處，天已不早，故此在老員外這裡借宿，還怕他們追趕於我哪。」員外說：「相公但請寬心，我看你也不像山上王寨主的樣兒，他們要追趕下來，全有我一力承當。打量東方相公未曾用飯麼？」玉仙說：「我從山上下來，焉有用飯之所，求員外賞我一碗水喝，足感大德。」員外說：「這有何難。」吩咐一聲看茶，然後備酒。玉仙說：「討杯茶吃，我就感激不盡，如何還敢討酒？」苗員外說：「相公何必太謙。」將酒擺上，兩個老者陪著他吃酒，輪杯換盞，兩個老者不住的打量玉仙。總見她說話動作有些坤派。把玉仙瞧的也覺發毛，仍然還是說話。少刻苗員外告辭出去，不多時復又進來。少時復有家人到門口探望，一個來一個去，瞧的玉仙愈覺發毛。心中忖度，是這兩位老者看出破綻來了？若要被他們看出女扮男裝，可要大大的不便，自己總得多加小心方好，如此一想，酒也不敢往多喝了。吃畢飯，苗員外叫家人預備被蓋。天有二鼓，員外說：「請相公安歇睡覺罷，今天也是一路的勞乏，咱們明天再談。」玉仙說：「二位老人家，也請安歇去罷。」二位老者出去。玉仙一想，他們卻打量於我，倘若措手不及，那還了得，不如自己用些個防備才好。正在思想之時，忽見窗櫺之外，有人把窗櫺紙挖了一個窟窿。玉仙問：「外面是什麼人？」有人答言說：「是我們。」玉仙又問：「你們是誰？」外面說：「本宅中的女眷。」玉仙也就不敢往下問了，只好將燈燭吹滅了，慢慢的就更換了衣襟，仍然換了女裝，把鏈子繫掖好，絹帕罩住烏雲，把刀放在牀榻之上，盤膝而坐。就聽院內來往之人不斷，出入之人俱都打著燈火。忽然又聽到苗員外出來問：「門戶關好了沒有？」家人答應說：「俱都關好了。」又見苗員外把書房簾兒一啟，用燈往屋中一照，說：「相公睡熟了沒有？」玉仙一著急，把被子往身上一拉，假裝躺下，一語不發。苗員外說：「既然相公睡熟，我也不便驚動了。」抽身回去。玉仙以為苗員外未能看見，心中想道：這個人總是好人。正在盤算事情之時，忽聽外邊一陣大亂，有男女的聲音，說：「東方玉仙，你好大膽子，如今偷了開封府的印信，你往哪裡逃走？」玉仙一聞此言，吃一大驚，提著刀躍下牀來，把簾子一掀，說：「閃開了！」「磕嚓」一聲響亮，先把桌子扔將出去，自己也就隨著桌子，躍在院內。見頭一個是苗天雨，挽著鬍子，短打扮，手中提著一桿長銀槍。第二個是王忠，也是挽著鬍子，短打扮，手中提著一桿花槍。有兩個姑娘，每人一口單刀，還有四□餘歲的一個婦人，手內也是一口單刀。你道這些人是誰？全是本宅的親眷，閻英雲與鄭素花。這日鄭素花上閻英雲家中，就聽兒姑母說，英雲許配了徐良。正對著閻正芳沒在家，與朝天嶺打仗，二位姑娘議論，要與山賊前去交手。閻正芳帶回信去，不叫她們前來，隨後就是閻齊家去，到家中見著姐姐、老娘和素花姐姐，就一提朝天嶺的事情，連蔣四爺怎麼拿住山上兩個人，怎麼破滾龍擋，兩次探朝天嶺，怎麼得印是假的，李珍、阮成兩個被捉，君山打敗仗，方知他們沒死的話說了一回。老太太問：「這印是怎樣假法？」閻齊又把金仙、玉仙的事說了一回。說畢，在家不能久待，仍然回廟。二位姑娘把話聽在心裡，二人一議論，英雲假說上舅母家去，瞞哄老太太，把自己應用的東西，俱都帶好，同著素花，由家中起身，直奔石佛嶺，就到了鄭素花家中。也是一個小山村，有幾□戶人家，叫鄭家村，樹木甚多。英雲見了舅母行禮，前文表過，又是舅母，又是老師。素花見了母親行禮。王氏說：「我正放心不下，朝天嶺開兵打仗，道路荒荒，你姑母那裡，事情怎麼樣？」素花就把姑父母那裡的事情細說了一遍，要同著英雲到後山上殺賊去。說：「他們定於初五日開兵打仗，我們到後山上，殺他們個首尾不能相顧，此時特來告訴母親。」原來走在路上，姊妹二人早就把這個主意商議好了。王氏一聽，說：「那可不行，去不得的。」二位姑娘一定要走，王氏攔自己姑娘可以，這個英雲又明知道她的性傲，縱然當面把她攔下，她也一定要偷著去，更是反為不美。王氏無奈，問：「素花，你們要上朝天嶺，你姑母知道不知道哪？」二位姑娘本是定妥的主意，瞞哄王氏，故此才說：「這還是我姑母叫我們二人去的呢！」王氏總是放心不下，說：「我同你們去。」又問：「你們從後山上去，投奔哪裡？」二位姑娘異口同音說：「奔苗家鎮。」一個說找二姑母去，一個說找二姑娘去。王氏說：「你們膽量實在不小哇！」叫素花：「去，把你三外祖尋來。」不多一時，就把王忠尋到。此人保鏢為生，外號人稱叫飛天豹子，保鏢時，鏢旗插出去，上面畫著一個飛豹，紮撒兩個翅膀，是汝寧府五路總鏢頭，皆因如今上了年歲，有人請也不出去了。又無兒無女，就是孤身一人，王氏這一身本領，全是此人所傳。如今請到家中，大家相見，一問什麼事情，王氏本來是請他看家，王忠放心不下，要同著她們一路前往。王氏抬擡了應用的東西，包了兩個包裹，將門倒鎖，托鄰居照應。王忠到家中提了一枝花槍，把她們的包裹，穿在花槍之上，與她們擔著，還帶著些乾糧。他走的這道路，不是大路，盡穿山路而走，晚間住宿，就是投山村借宿。走了一天半的光景，就到了苗家鎮。這飛天豹子與苗天雨，論親戚還算長著一輩，奈因先前是盟兄弟，不以親戚論，仍論他們把兄弟。到家中，苗天雨迎接出來，一見二位姑娘，又見王氏與大盟兄，倒很覺歡喜，讓至裡面，女眷歸到後邊，見了鄭氏老太太行禮。老太太見著姪女、甥女，愛如珍寶一般，皆因這位老太太無兒無女，直不知怎麼親愛才好。凡是女眷，遇見娘家的人最親，有句常言：人活九□九，預備娘家作後手。叫二位姑娘挨著她一坐，問她們的來歷。苗老太太一聽，嚇的渾身亂抖，說：「孩子，你們別上山去。衝鋒打仗，那是男子所為，非你們姑娘所辦之事。」皆因這位老太太不會武藝，故此膽小。正說話之間，苗天雨同王忠進來，也就問了姑娘一番。苗天雨攔阻二位姑娘說：「不到我家中來，我就不管了，要由我家中上山與賊交戰，倘若有險，我擔架不住。你們要殺他個措手不及，可也使得，有我們兩個老頭子上山，足可以勝得了他們。」二位姑娘聽見，就有些不願意，旁邊有王氏說著，無奈之何，二位小姐對使了個眼色，也不用商量，不約而同，等著初四日晚間，偷跑上山。

苗家預備酒飯，二位姑娘得便把主意定妥，初四日夜間上山。可巧玉仙前來借宿，也是皆因婆子傳話說的，英雲一聽這投宿的由山上下來，心中就是一動，暗暗與素花說：「大概許是那個玉仙，她說叫東方玉，準是她。咱們得便，看看她去。」先教家人把員外從屋內請出來，英雲告訴了苗天雨一番，二位老者本就有些疑心，看她動作不像男子。後來讓她睡覺之後，就是英雲、素花、王氏在窗外，聽見她在屋中掏鏈子架的聲音，故此她問是誰，就答道本宅中的女眷。然後還怕不實，教苗天雨假裝出來問門，故意往她屋中一看，這可看出破綻來了。她那一蒙頭睡覺，正對著苗天雨進去，倒作為沒看見她，復翻身出來，告訴姑娘，大家脫長大衣裳，吩咐家人抄傢伙，掌燈籠火把，預備鑼。苗天雨、王忠在前，二位姑娘與王氏在後，喊叫捉拿東方玉仙。屋內一掀簾子，先扔出一個小飯桌子來，苗天雨用槍一撥，叭噠墜於地下。隨後就是玉仙出來，王忠迎上去，就是一槍，玉仙往旁邊一閃，用刀往旁一砍，跟著往前就進步，苗天雨對著玉仙後心，抖槍便刺。玉仙一翻身，用刀往外一架，就見背後颼的一聲，卻是英雲躍上來，對著她腦後，朝下就砍。玉仙縮頸低頭，一彎腰躲過這一刀，素花把刀往玉仙肋下就紮。玉仙用刀往外一掛。王氏在旁，颼的就是一鏢，玉仙一扭臉，貼著脖頸邊過去，那枝鏢幾乎打著。王氏說：「好女寇，真快。」趕上前去，就是一刀，玉仙躲過。此一時刀槍齊上，並且有家人把大街門開了，一篩鑼知會各處獵戶，叫在本家中抄傢伙，幫我拿賊。玉仙一看勢頭不好，一扭身躍上屋去，由後坡躍將上來。二位老者一拄槍，也就躍上屋去，二位姑娘和王氏隨後上房，一齊追上來。玉仙一急，把刀一扔，拉鏈子架。苗天

兩用槍一紮，玉仙單槩一掛，那槩正打在苗天兩面門之上，嘖咚栽倒在地。要知老者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